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

十五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碑銘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晏之子贈太子洗馬璿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樂施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中行字大受正元九年進士至是為尚書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絕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

韓斗

刻東

足自貴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煖為

黃金可餌以不死煖煉也盧谷切今於若丐我我即去

補註此公惟陳言之遂踰嶺阨出一本藥貴不務去其造語類如此

可得以于容帥容管經略使嶺一也且曰若能從

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効曰方

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

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

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

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安南都使謂君曰

藥一無藥字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



無萬一異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景
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伊闕縣伊
鄉高都村祔先塋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中號
名人而與余善請為一無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新借韻班孟堅賦云要無
有伊消求切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
珍評一作來世述墓文賈音古說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補註張君行十一士其字正元九年冬也
士其曰三人同被讒正元十九年冬也
其功曹故公與張九以詩酬酢者十三

韓州

章公既誌其墓又為文祭之公之篤於
明舊如此公時以元和十二年為裴度
行軍司馬李方叔正元五年進
士其姓名見於公集者止此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

瀛州為河間郡世系曰河
間張氏漢河間景王耳之

也後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

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

數歲卒官皇考諱詢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

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正元二

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

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方

俱為縣令南方二年署臨時與逢恩俱

貞元五年

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

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通典曰司錄本錄事參軍之職掌摠錄衆曹文

簿舉彈善惡開元初改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

共食公堂抑首旦旦就哺歆揖起趨去無敢問

語間居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幹治京兆

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

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

歸用前能拜三原令三原縣屬京兆歲餘遷尚書刑部

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棘一無議棘二字不阿改虔州刺

史民俗相朋黨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

三 明

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

祥事君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

大郡之往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

聽徙化大喜度支符下一作州折民戶租歲徵縣

六千一本歲徵縣六千七唐百官志縣比郡承

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

迫嶺下民不識蚕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

州門叫謹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

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

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

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
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
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
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
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文奚為於
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以祭文考之張署君
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者請銘於右庶子
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
也最為知君銘曰

韓三十

四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遠以不久生惟其
頡頏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惟誠惟簡寶臣見藩鎮傳寶臣三子惟岳
惟岳惟簡寶臣死軍中推惟岳為留後
德宗不許遂與田悅李正已謀拒命於
是張孝忠朱滔討之傳首京師初惟岳
叛惟簡以家僮百人奉母奔京師帝拘
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
鄭曰尔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
京師兄死於人手入朝未識天子不能
效忠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

在行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

初姓張氏肅宗時舉恒趙深與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死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

李更其名曰寶臣立其軍号曰一無成德由是

姓李氏唐傳云李寶臣字為輔本范陽內屬奚也范陽將張鎖高畜為假子故冒其姓

名忠志後事安祿山思明位至恒州刺史及思明死挈六州以獻肅宗即拜為節度使名其軍

曰成德賜姓及名遂有六州地雄冠山東後進封隴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

拜司空太傅薨公兄弟讓嗣公竟棄其家自歸京

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

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

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鬪乃至有功遷太子諭

韓三十

五

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

聲焦姓中得見德宗於塾屋西塾屋音周至縣屬京兆上

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

功封武安郡王號元從才切功臣圖其形御閣

而以神威將軍為一作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

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

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

有長上一作尚萬國俊者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

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

為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賫縣牒來見公發視

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嘆
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
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
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
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於夷狄
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一作務蓄財穀
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
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鑄鉏鉏以給農之不
能自具者鑄音博鉏類鑄也鉏山鑿切大鎌也
丁壯愈一作興勵歲增田數千萬畝連八歲五種

韓山

六

俱孰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舡循渭而下首

尾相繼不絕三秦記曰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十

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邠寧節

度使尚書釗補釗郭釗尚父孫惟簡為金吾

俱來朝上為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

音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宿衛四十餘年今

年老許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

遣馬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

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

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鳳棲原夫人博陵郡

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
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
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
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
立元本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
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僕射以孤童有
孺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
績使天下拭目觀一作視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
法宜為銘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

文斗

七

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
爵名隨之銘此玄石惟昧之詒

少府監胡公墓神道碑

牛僧孺作墓誌陳鴻作誌文張籍作行
狀補胡珣謚良公此碑元和十四年
作歐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政云良公
者韓之門人張籍妻公也碑云珣子
迺巡遇述迂造而舊本無巡流俗所傳
本又云遇或為巡者皆非也當以碑為

正焉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亮字潤博年七十九以

官卒明年七月石本云明年葬京兆奉先夫人

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石本有迺字下云巡邁

述遷造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

出處一處字無文行治石本云族歷官壽年為書使

人自京師南走音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

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

本自安定安州郡後徙清河清河石本無下於

今為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才徵

為麟臺正字武右天授初改秘書省為麟臺一

輕重與友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晉

為平陽郡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

非其身力不以衣食九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

韓三十 八

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石本為儉勤自刻削不干

人以矯時弊及為富平尉富平縣屬一府稱其

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薦公為監

察御史主餽餽餉也音求給渭橋以東軍謂李

見景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嚴考

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

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

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齟齬

不相值也上在忤權貴除獻陵令高祖居陵下

侶切下偶舉切七年市買田宅務種樹為業以石本無自給教

七年市買田宅務種樹為業以石本無自給教

授弟子石本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

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麟京北縣以治辨一作遷

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

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徒石本無講

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嘆息遷舒州刺史

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

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公事犯尚書李巽巽時

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宰相石本作由是退

公為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

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言公雖

之所及尚能祗勤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

中尚前漢志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名曰禁錢

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天子曰少府諸侯曰

私府通典曰隋置監唐因之掌五尚中尚者周

官為王府秦置尚方令大唐省方字有明年以

病石本無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

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

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為石本成德銘曰

竭竭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望音

人求於人我已為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唐制

先薦舉而後就試不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

魏運石本遭讒府介去居陵下為吏

為隱老聃為周柱史人號為吏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

史坊舒之政于茲有歎守官駕部名外石本

已屈躋于少府其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

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彼

石本作公辨證云古人作後人無怠嗣慶音卿

文用字之法可見於此

故相權公墓誌銘

唐史有傳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

韓三

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

間國也周襄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

略陽宰相世系曰權氏出自子姓商武丁之裔

武王滅權遷於那處其孫因以為氏秦滅楚苻

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

晉書載記符洪傳曰符音蒲氏姓始其家池中

蒲生五丈五節如竹形或謂蒲家因以為氏至

其孫堅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帥付遂政姓符

氏翼字子良為前秦右僕射封安丘敬公止堅

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焯

有聲烈焯明也職略切與平涼曾孫諱儁贈尚

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

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按宰相世系文誕生

待生無音垂春明退朝錄云唐相止贈一代權

德與罷相為檢校吏部尚書與元節度使自潤

州改葬其父於東都亡租之域其祖無終右羽

林軍因表納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請回

特贈一官詔不許納官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

阜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就追謚貞

孝是實生公阜字士壽李華為公在相位三年

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

尚書左僕射謚文公謚法曰道德公生三歲知

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

韓三

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

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

史徵拜博士本傳云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為

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佞與

陽城為助謂裴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

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揚嗣復

文集序云公登朝為起居舍人九四任九年專掌外郎

授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與直溫潤真王者之言公自纂錄為制集五

之形容小則德音修典冊酒朝廷之利澤增盛德

誠誠直溫潤真王者之言公自纂錄為制集五

十卷誠直溫潤真王者之言公自纂錄為制集五

禮部侍郎

據言曰俊秀等科舊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貞外郎李昂強逼不受

囑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命禮部侍郎專知焉

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

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

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負拘轉戶兵吏三

曹侍郎太子賓客

元和四年閏月丁卯立鄧王寧為皇太子以德輿為賓客

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

丈時天子以為音干偽切下為之不御宰相宜

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元和五年九月丙寅日辛未罷公既辭謝不許其所

韓廿

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

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

賢不務主已已上數事皆太平宰相之體非應變排難之術也中於和節謂若和

鸞之相應動不失節也左傳威哀伯之言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文物以

紀之聲明以章之以臨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

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以

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

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

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為之不御朝郎

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

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

陪屬外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

與有無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頓子敏誘

梁正言家奴支親戚莫敢過門顧省者在朝莫

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于頓之罪既

貫不竟貫貸也言貸其死罪而宜因賜寬詔上

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

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

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嗣復又云貞元中奉

韓卅

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者十七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人鸞鳳杞梓舉

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非精識洞鑒其詞而知其人何以臻此因話錄權文公身不

由科第掌負舉三年門生所出諸生自始學至

疾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

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一作親簿

書未嘗問其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

其父造常相代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

史璩音求於切子璩擢進士歷監察御史

挾寵以易博士在博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

中鄭肅連章劾訓傾復陰巧且亂國不宜入禁

徙鄭州誅劄時人多璩明禍福大体能世其家

權氏世有其人宜哉纍然服喪有請禮記曰喪容纍乃作

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一作非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

甘泉始侯以及安一作商非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

符堅命沙門道安同輩乘進止有度道安賤士不宜參穢神與此詆

訶浮屠也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途已稅

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

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

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

為之人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

韋三

十四

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

并序

奉勅撰

唐史裴度伐蔡以太子右庶子韓愈為

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即命愈為平淮西

碑補宣慰處置使公以八月辛未裴度為

授刑部仍詔撰碑公以吳元濟還朝以功

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

胤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

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也出入禁

中諱碑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詔斷

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為之并載其碑

公傳新史則書吳元濟傳中并載其碑

文而羅隱乃為石烈士說石孝忠者事

李愬為前駢蔡平天子詔韓刑部撰平

蔡碑將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熟

視怒推其碑僅傾者再三吏執下獄孝

忠度虛死無以明愬功因以枷尾拉殺
一史事聞天子怒詔械送關下上面詰
之孝忠曰臣事愬又平蔡之日實左軍
前且吳秀琳蔡姦賊出而愬降之李祐
蔡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瓜牙脫落於
是矣及元濟縛丞相猶未知今紀功盡
歸丞相而愬第與諸將等臣不推碑無
以爲吏擒臣不殺吏死以見陛下臣死
不恨請就刑憲宗義而赦之命曰烈士
因命段文昌爲之焉劉公嘉話又載此
碑忽流汗成泪而隱所書與史異其後命
嘉話頗涉怪而隱所書與史異其後命
段文昌爲之則一也且史臣以往度爲
難矣然憲宗能之至是功臣以任不能
明反欲歸之功有間矣子與高祖喻指蹤以不明
蕭相之功有間矣子與高祖喻指蹤以不明
克終也文昌文見姚鉉文
梓與公作不待較而明矣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

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

主悉臣詩話曰劬子僕若爲之便說用兵伐蔡事

謹以謂此文人相輕也公言天之所以命唐唐

雅早麓下武繇詩之類同義觀其末章曰始議

由天子明九此蔡功惟斷乃成宗元浮淺高祖

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

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葉牙其間言安

亂始萌於此漢故乘傳曰十圍之木始肅宗代

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稔言

史既誅謀臣叛將甚分布處列爲藩鎮此稂莠

不稔也漢王符論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先

者賊良民音郎酉薄音呼切相臣將臣文恬詩頌曰以薄茶蓼注云芸除也

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眷聖文武皇帝既受

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考圖籍之多寡狹嗚呼天

既全付予有家謂以四海為家也今傳次在予予不能

事事其何以見經旬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

職明年平夏揚忠又明年平蜀劉又明年平江

東李又明年平澤潞劉從遂定易定張茂致魏

博具衛澧相田引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

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

不許唐藩鎮傳曰李希烈叛其將吳少誠為盡力及希烈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

韓廿

六

眾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以中光蔡葦州節度

此傳三姓遂燒舞陽犯棗襄等城以動東都證

城一無等字蓋謂棗襄城兩九域志曰棗襄

里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外臣一作皆

曰蔡帥之不庭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

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和胡卧切并音

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

助言伐蔡之事惟一曰光顏李光顏曰某曰

英斷之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郟陽閭切蜀三

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烏汝故有河陽

懷今益以汝維是胡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

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引韓洪時以汝以卒

萬二千洪墓誌作屬而子公武集一有往討之曰

文通李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

之在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李汝其觀察

鄂岳曰翹李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

裴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本傳云憲宗以度為御

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中丞為臺長

弟卅

七

時各以兵進戰曰度惟汝予同遂相予以賞罰

用命不用命死所以權紀末張王室弱常憤愧無

仗及疾愈詔無須宣政衙即對延英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

內有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討

蔡益急按唐年表元和十年六月癸卯武元衡

為盜賊殺乙丑度以御史中丞相賞罰曰引汝

其以節度都統討軍時引以節鎮汴雖稱都統

而引不自躬行留屯以沮遏北寇故曰節度其

又曰都統以見其不商汴鎮也故典下謙度其

異辭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

梁守謙官者時為監軍時諸道兵悉中官監統

自處進退度至郟城奏一切罷道之使得專制惟

令守謙故号曰度汝其往衣食去齊予士無飢

無寒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
衛卒三百九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

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言相李逢吉王涯建

惟度請身督戰誓不與賊借存即拜門下侍郎

平章事章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時

元和十二年七月丙辰也度以韓弘領都統乃

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

閔備兩使幕府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

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

復謀憲宗之初相度也欲以震服淮蔡既而負

固不悛諸將亦顧望養寇以自豐故復令曰御

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

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

韓州

六

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

卒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

遇降卒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謂李輒釋不

殺用其策戰比毗志有功此已上皆是度未十

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帥都統引責戰益急顏胤

武合戰益用命稱丞相度都統引者以見軍律

引雖為都統然顏望不喜諸將有功方度之未

出也遣愈乘遽先往諭遣以伐其謀引懼即日

上道先度而往故愈有詩曰司徒東鎮馳書謁

丞相西來走馬迎兩府元臣方轉密一方速寇
不難平司徒謂元濟盡并其眾迴曲以備十月
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夜馳百

二十里

按李愬傳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夜起師今言壬申傳誤也文城柵柵名也

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

卒唐史帝紀十月癸未克蔡州按宣室誌曰裴

未肥酒未熟之語解之者曰雞未肥無肉也酒

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為酉破賊之期其在巳酉

乎後平賊果以是日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

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旬緣之日因

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

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于京師李朝

記曰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斬劉闢西川

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冊功引加

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

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加散騎常

侍一作道古進大夫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

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劇談錄曰晉

洛中嘗乘蹇驢入皇城上方天津橋時淮西不

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去蔡州

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如何時平定忽覩

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携書囊後來相去稍遠聞

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

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東府

鄉薦明年及第洎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

鉞既而延英奏對憲宗問宰相度奏曰奸臣跋

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舍洪蓋慮周傷一境不

聞歸心効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節旌授之翻

臣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

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乃命度為淮西

轉三

九

節度使興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郟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纜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六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德震

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

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孫覺善論文謂

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東坡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見陳師道詩話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龍襲盜以狂往在

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

肅代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

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

韓世

廿

岳狩此以戰國為喻也言諸侯驕慢既廢朝覲之禮王室微弱亦無方岳之會見范甯春秋

傳百隸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

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

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謹欲

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

臣王承宗李師道二鎮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文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傷首

賊意已死去續命錄云憲宗拜裴度為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東平帥

李師道包藏不軌畏朝廷忠臣有賊殺宰相意

竊遣人由京師靖安東門禁衛街候相國武元

衡仍聞中傳聲大呼云往驛坊取中丞相裴某頭是時京師始重楊州羶帽前一廣陵帥獻

公新樣者一枚公翫而服之將朝燭下既擲乃取其蓋張馮道馬出坊之東門賊掩至昌殺甚

厲賊遂揮刀中帽賊請公已喪元矣掠地求其
墜頰甚驟乘王義遠回鞍以身蔽公賊知公全
再以刀擊義斷臂且死度賴帽子頂厚經刀處
微傷如線數寸旬日如平常因史補云王義即
裴度之隸人也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
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

二三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

臣懲艾前敗皆請罷兵柔惠以來之惟憲宗斷然不聽卜之於神并相裴度以極其誅也相息

亮切下乃勅顏胤勳武古通咸統於引各奏汝

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嘗

兵時曲軍士春蠶盡既前剪凌垂蔡卒大窘

時曲復與重胤合攻勝之遂之作邵陵郾城來降

韓世

通典曰郾城縣屬蔡州漢舊縣也又有自夏及古邵陵城在今縣東即齊侯盟會所

秋復屯相望平聲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

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

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

者初帝怒諸將無功詔督戰斤金帛募死士諸將乃用命又詔起沙陀集騎濟師度為彰義

節度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度至大勞將士皆

感激請奮光顏每戰輒克故元濟悉眾以抗回曲戰將李祐為勳謀以精騎乘虛夜襲蔡禽元

獻以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

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

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

舡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采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
今旰而起左餐右粥旰晚居案切為之擇人以
收餘備謂以馬摠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
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
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吭咽也凡叛有數言不
人而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
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
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

韓三

三

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

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九域志曰文昌平淮碑文今在蔡州

憲宗命道士張某至竟黜於紫柏宮宮本吳少

誠生祠裴晉公廢以為宮殿醮之日霹靂大震

韓公平淮西碑本用德政舊碑是日汗流成泥

後旬日中使至令磨韓之作別刻豈偶然耶而

韓之文獨取重後世夷堅志云陳珣字中玉鄭

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為蔡州守視事謁

裴晉公讀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

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為李愬卒所許以謂

不迷想功然而專美裴度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

久矣珣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誌能書者

寫韓文刻之議者莫不嘉陳之識補註李義山

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句奇

語重喻者少讓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拱碑

倒鏡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於邱舍壁間見一

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
斷碑人贖灸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詩東坡
作蓋坡嘗作上清宮記蔡元度磨之別自書撰
故云耳**王荆公**有和董伯懿詠裴晉公公平淮右
將佐題名詩其略云退之嗣筆墨雖巧終類排
牒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排
詩九二十類九韻韻窄而詞氣雄放不減公作其
以公此碑類非也碑識所謂編之詩書之冊
愧而無矣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新刊 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節袁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揚康公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

韓三十一

一一

揚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神或云作東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

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夔。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神巨乘北海神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

恍惚萬里如室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弱
死祝黜者高辛氏之火正死而為南方海岳之
神已見衡嶽廟及陸渾山火神辨證云按山海
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龍火神也既為火
海神居南方則為南海神何疑或云正為祝融非
其是然退之所書考於傳記豈可以臆說斷
非邪天寶中天子以為于偽古爵莫貴於公侯

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倣而依之所以致崇極

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
並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

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外通典曰自

岳舊皆封公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
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
分命卿監詣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
其祭一皆用太牢祠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儀

韓世一

二

具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
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扶胥黃灣皆

志南海郡有扶胥鎮屬番禺縣灣水曲也音烏
關切東坡浴日亭詩云劍氣崢嶸夜掙天瑞光
明滅到黃鸞注常在南海廟前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

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
觀察其郡邑嶺南五府經略使皆統於南方事

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
且不習海事又當祀一作常祝時海常多大風將往

皆憂戚既進觀願怖悸故常以疾為辭一作解而
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

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

邊豆薦裸與俯不中丁仲儀式吏滋不恭神不

顧享盲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北史悅般

能作盲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

祭酒魯國孔公諱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以殿南服殿鎮也音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

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

表裸言不為矯飾也裸輔領也音伯各至州之

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

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著署石本

韓世

三

上以具一作且石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

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

廟下以供晨事通典曰舊制岳瀆已上祝板皆

乙敬祭于某岳瀆之神自後因循不請舉署身

元四年太常董晉奏欲至饗祭日所司準程先

取署附驛發遣和旨宜依仍委明日吏以風雨

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行

切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

羅音女教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

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禱

居致切音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春秋元命苞曰

立為揚山國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

屬俯首聽位冬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登

降有數神其石本醉飽海之百靈秘恠恍惚畢

出木元虛海賦水府之內極蜿蜿蜒蜒來慕一作

享飲食子蛇蜒首白上于阮切下夷然切張平

蠓歐陽公集古錄曰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

亦賴石正闔廟旋艦祥飈送馭音龍都切艦與帆

同旗纛旌麾飛揚晻藹烏威切藹於蓋切楚

逸云雲霓旌也鏡鼓朝轟高管噉噪鏡缸也音

與叫武夫奮棹工師唱和吳都賦曰篙工楫師

韓世

四

以刺舟而行楫橈也工謂所善穹龜長魚踊躍

後先龜後先謂相先導也先音線乾端坤倪軒

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厭厭也

五穀胥孰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

壇改作東西兩序爾雅曰東西齋庖之房百用

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

荃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統罷衣食於

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

享有時賞與有石本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

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漢武紀緡系

貫千錢出米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

八百困不能償皆以正一作之加四面石本亦西南

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

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厚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

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

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石本有其

字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

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南邦之侯

韓世

五

伯也小雅崧高詩曰吏惰不恭正自今公明用

享錫祐我家邦言正其事躬祭祠下自公而始

也惟明天子惟謹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

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引俾執事樞公行勿

遲言天子何不召還為宰相俾執事樞而均被

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此海

下之人望公如此人留公如此

處州孔子廟碑

石本云處州孔子廟碑記朝散大夫國

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無立碑年

月日按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

日自素州召為祭酒明年七月遷兵部

侍郎此誌其十五年九月後明年七月
前所作歟杜牧之嘗書其碑陰曰
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
尊莫如韓吏部代宗初歸崇敬奏言春
秋釋奠孔子祝板皇帝署北面揖太重
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
禮事即施行史臣謂時無韓愈之賢無
有折其非是者而道州刺史薛伯高又
建言不當從祀十哲伯高之論柳宗元
志之於書必有辨其妄者歸所云未嘗
見於紀志而傳曰施行何也既施行歷
朝不改矣公紀此廟於元和末何以云
北面耶歐文忠公之論則以夫子之尊
不待春秋享祀夫歸薛二子之言之失
史氏嘗辯之矣而文忠則學公者也夷
考其平昔蓋未嘗有絲毫之聚至此獨
不謂然雖未嘗著其名氏然公之論實
如此蓋舍是其何以尊吾夫子哉信哉
牧之言曰稱夫子
之德莫如孟韓也

章廿一

六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

稷與孔子焉禮記祭法第二十三曰王為群姓

侯為群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曰侯社然而社

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

其位所不屋而壇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后

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為稷

後皆因之殷湯為旱遷柱而以周弃代之欲遷

勾龍無可繼者故止按周禮疏曰五土之神曰

社五穀之神曰稷五土謂若地官司司徒職山林

特於土生生物處別立其名為社五土雖各有主
而山林川澤立陵墳行此四者雜出於五
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五土
別旌異原隰之祇以報之曰稷自天子至諸侯
大夫社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勾龍配社周

奔配稷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向壇築壘開
四而門不屋而壇者以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故士國之社豈如孔子用王者事禮一作魏

然當坐以明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

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唐志正觀二年僕射房元齡博士朱

子奢建言周公臣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

子也大業以前皆孔立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

罷周公外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詔州縣學皆

作孔子廟尊為宣父太宗親釋奠於國學二十

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

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

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

甯二十二入皆以配享元宗開元二十八年司

業李元薤奏詔十哲為坐像圖七十子及二十

二賢於朝壁明年又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

文宣王內出袞冕服以衣之遣三公持節冊命

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正觀

韓世

七

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
天下州縣始皆南面以顏淵配贈諸弟子爵公
侯顏充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
徐侯子路衛侯宰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
子夏魏侯又贈曾參勾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
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績一作得其位者
不得常祀勾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
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

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孟子載宰此其

効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

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

刺史蒞侯李繁宰相泌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

孔子廟又命工改爲顏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七十二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遵開元之制故也伏生伏勝也治尚書毛公毛萇也韓生韓嬰也治詩董生仲舒也治春秋高堂生姓高堂史失其名治禮皆見漢書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又爲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禮禮記曰凡欲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者老嘆嗟其子弟皆興去聲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

韓世

八

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一作俾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文不志始

柳州羅池廟碑

石本其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柱管觀察支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

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
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左備長史孫季
立 雄建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

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石本無茲

土雖遠京師通典曰柳州去京師吾等亦天泯

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

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

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

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

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

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舟青箱雜記曰或以步

水津為步言步之所及故有冒步即魚者施冒

州有瓜步洪州有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公

云水際曰步或云池園潔修豬羊石本鴨雞肥

大蕃息子嚴父認婦順夫拍嫁娶葬送各有條

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

以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案國之經石本

字或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柳集有

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

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

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

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

孟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曰三年也卒

勿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

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一作日景辰廟成

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

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

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

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若

平九歌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舊史云

韋世一

十

以柳宗元為神而愈撰廟碑以實之以議公文

章之謬至本朝元祐七年六月癸丑朔詔賜柳

州刺史羅池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陽

應祈故也又夷堅志云懷州人楊大同紹興五

年登科再仕為廣西帥屬常以事至柳州過靈

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

皆云柳侯所怒審若是則柳侯果能驚動禍福

豈謬妄哉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

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擢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葉黃別本皆有葉字雜肴蔬兮進

侯堂肴牲體也蔬菜之物侯之舡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楚辭曰

兮未

侯乘駒兮入廟

馬二歲曰駒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

齧之義故大夫乘之侯之慰我民兮不嘖以笑

嘖嘖也音頻韓子曰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

團兮白石齒齒鵝山名柳木名也團團垂貌齒

雪山有湖傳六金鵝之所集八桂之所侯朝出

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

兮為侯是非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

宗元死於貶所河東之人思侯之言曰抑從猿

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脩撰沈傳師

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侍郎翰林學士

郎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

考世一

二

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

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刻之耳今世傳昌黎

集載此文與碑同惟集本去涉有新舡而碑以

涉為步荔子丹兮蕉荼黃碑無荼字當以碑為

正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

也按沈括筆談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秋鶴

與飛為不誤古人多用此格如蕙肴蒸兮蘭藉

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

當以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蹉

音切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

鬼兮山之左鬼災曰厲左傳昭七年子產曰鬼

子厚守柳州曰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

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

書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充羨兮蚩蛟結蟠

抗徐音當五切虬蛟結蟠言不為古衡切我民報事

今無怠其始如自今始今百本今作欽于世世子按

厚傳自臺省出為永州司馬凡十年既竄斥地

又荒穉因自放山澤間其湮阨感鬱一寓諸文

作為難騷數十篇當時無能及之者至是公乃

陽謂退此篇以慰之蓋亦騷辭也後山詩話云歐

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若溪漁隱曰退之為子厚羅池廟碑子瞻為退

之潮州廟碑二文高妙豈非如歐陽之言乎補

朱廷玉嘗評是碑曰荔子丹今蕉黃雜蔽蔬兮而

進侯堂此言旨味不同名物異品羅列而進以

觀一時之嗜好亦如爵祿名位險易多逢可以

驗人皮釋去取也予在太學時嘗以碑中祭神

事問湖湘士人皆云柳人迎神其俗以碑中祭神

旗木馬偶人於舟作樂而導之登岸而趨於廟

然後知公託意創辭其旨深矣故曰侯之舡矣

朱世士

其文則風俗故事尔公意若曰兩旗纛不知我悲

初無一定而舡在中流為回風所薄進退蕩漾

靡所底戾我止於岸待之不來雖欲共載而往

不可得已此我之悲而侯終莫之知也又曰

侯乘駒今入廟慰我民兮不嘆以笑乘駒馬之

子按

文地

公乃

歐

司

也

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人無與焉而侯之在物以惠愛見稱故漢其廟
食此土也世世奉祠者物人之志也公之意若曰
此方之非則公議去取不可奪也嗟侯之生
不得與我借行其道故卒危於窮裔若千秋萬
歲此道所著質之鬼神猶不能違侯而孟得而違
之此禮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可或而孟子亦
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福我今壽我至欽于
世世此志柳侯見德邦人死而獲其廟祀之報
以足一篇之辭也傳言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
晦婉而成章公於此文得言柳人祭神而不
子為鬼神之出處言柳民歌詠仁政敬之如父母尊
一詞而言外之意推之不可窮非深得於春秋
自屈宋以後誰為作者子遂以羅也對又嘗以
告毛伯穎李去病樊澤之三人皆撫掌嘆服以
為平生故未領此今聞所未聞也柳侯文章名
一代之唐史自有傳可以推見此文尤宏妙奧
遠其事跡至隱不待鋪陳而粲然畢見矣有志
於學韓者得吾說而證之乃知千載一人未易

韓世

三

此倫或以招海賈過之亦密
爾哉

羅池廟記解

黃陵廟碑

按九或志云岳州湘陰縣北八十里湘
水側有地名黃陵即舜二妃所葬之地
有廟浮休南遷錄云自洞庭湖入湘水
過黃陵廟即舜二妃榜曰懿節廟庭宇
秋隘竹木葦然二妃並坐傍設舜像馬
毅嘗加營葺退之文沈傳師書碑石訛
利更以石模刻之字體多失又汧湘水
行七十餘里許過哀洲傳云二妃望
哀泣之所如塚者望之歸然俗云二
妃塚也筆談云舊傳黃陵二妃堯子
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閏房則二
當具在如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
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
皆以女子待之語皆瀆慢皆禮義之
人也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

二妃者尚書堯典曰釐降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劉

舜既外為天子娥皇為右女英為左妃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葬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白虎

通曰娥皇無子庭有古石本作碑斷裂分散在

地其文剥缺考圖記岳州圖言漢荊州牧劉表

景外之所立劉表字景外後漢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

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晉武帝在位十四年也又其額曰

虞舜一作帝二妃之碑非景外所立者秦博士對

始皇帝去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史記始皇西渡

淮之衡山南郡淳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間堯女舜妻而

韓生

古

葬於此於是始皇怒使刑徒劉向鄭玄亦皆以

二妃為湘君劉向見上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

合葬帝譽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余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

正妃但三妃已謂之三夫人舜妃是也而離騷九歌既有

湘君又有湘夫人離騷有九歌九篇屈原所著

謹瘡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

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石本作道死

沅湘之間王逸者屈原弟子注離騷三苗有苗

右盡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

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

君石本小水涓湘水辨證也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

帝之女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注山海經曰諸侯之夫人自稱於諸

侯曰寡小君則稱也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

堯之長女曰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

英自宜降曰夫人也禮記天子之妃曰右右君也其下有夫人有嬪有世

婦按春秋狄凡正妃之薨則書曰葬我小君某於某氏卒此君與夫人之辨也

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石本無帝子

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九歌之辭湘君篇曰君不行兮美猶拒夫人篇

曰帝子降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書曰舜陟方乃死傳一作傳無孔安國石本亦謂舜

韓世

五

外石本道南方以死尚書舜典曰舜陟方乃死

位五十年外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或又曰

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一無沅湘之

間通典曰今嶺南濠富梧余謂竹書紀年帝王

之没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晉太康二年汲

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有紀

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殺漆

書皆料斗文字書曰殷禮陟配天尚書君言以

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没去陟者與竹書

周書同文也其下言陟石本無方乃死者所以

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素問曰天願西北

子原道篇曰共工禰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許
氏云共工以水行伯於伏羲神農間者非堯時
共工也周山崑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
崑西北傾猶下也

不當石本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之野
石本無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石本無

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
之聖陸龜雜說瞽叟憎舜使舜塗廩欲殺之而
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泣豕之術以免

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當石本
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湘石本江者莫敢不進

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
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揚潮州即前漢時

馳音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
移棗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

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毀墉石本作腐瓦於州
石本無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

往余石本無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
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

曰碑已石本具遂篆其事俾刻之歐陽集古錄
韓愈撰沈傳師書韓集今盛行於世而患本不

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半諺是知刻石之不可
貴也不獨為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可

同者二十余事如家本云降小君為夫
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當以碑為正耳

韓世

共

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
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唐史有傳 舊本作公諱弘中字某 按順宗實錄陽城率拾遺王仲舒數人

云云宴喜亭記太原王引中唐書本傳 王仲舒則公諱仲舒字引中者是王仲

舒字洪中墓誌神道碑皆然而温公考 異乃謂公神道碑云諱洪中誤尔今考

諸本未常誤也温公本偶然異耶其為 蘇州召為中舍也誌錄云云神道碑云

去一事而兩書之足 以見公言之法如此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宰相世系

自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宗敬 為司徒時人号曰王家因以為氏其後定著三

韋世

十七

房一曰琅琊王氏二曰太 春秋時王子成父敗

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王子成父齊大 夫事見左傳文

公十一年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

所居鄉為君子鄉鄉一無公其君子鄉人也 烈字 夷芳

東漢魏晉涉隋世有名氏 一作國朝大王父玄

陳古限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唐志御史臺 其屬有三院

侍御史諱焉三曰察院監御史諱焉 生景肅

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

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

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李家江南讀書著文

其譽謂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

交身元初射策拜左拾遺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

小立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章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經義令名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見前漢蕭望之傳與陽城

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以嘉

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

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古一有補闕遷禮部考功吏

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

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典故也吏無以欺同列有恃

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

韋卅一

大

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

度為參謀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積四年元和初

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

知制誥藝文志有仲舒制友人得罪斥逐時楊

罪貶臨賀尉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

問為計度為音于為切度音待各切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為

硤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

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

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

迎頌一作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

屋居以絕其火延堤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

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一作成

為天下守之最唐制郡縣有二十七最音祖外切言郡課第一天子曰

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

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

視同列皆顛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

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弃且宜用所長在外

以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

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權酷錢九千萬按南

書云江西私釀酒法尤嚴王仲舒廉察日奏罷

權

九

水曰權謂禁人酷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為權

昔獨取利顏師古曰爾雅謂之石扛今之略約

是也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

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害公曰我且減燕樂

絕他用錢可乎遂以代罷軍之一有日字息錢禁浮

屠誑誘壞其居以葺公宇葺茨蓋也三年法大

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

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

一作待處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

州年六一作五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

某日歸葬於某處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

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

昧陋道由是湮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

乖戾不申較是二者其過也均過失有美王公

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秩秩序也

涵涵多也言韓而華英不矜不盈韓光明也音

學問之富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爾雅曰木謂之英孰播其馨孰

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

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禮有五諫諷諫見大戴禮

辨渴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

韓世

干

竭心思願日淫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

簡古而蔚蔚盛也音紆勿切不比于權以直友

冤比附也音敲撼挫摠竟遭并奔摠技也音乙

臣所排也父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

萎枯以膏燠喝一作以醒草木枯死曰萎音

音許葛切言民得惠政如草木之萎枯有陰雨

以膏潤之如行道之熱喝有良藥以醒之坦之敞

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沫言躋之於坦

於浚澄之淵人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

此職宜少詩昭豈無凋郡庸以自効後漢耿純

武曰願試治一郡以太力上籍其實俾統于洪逋
自効乃拜為東郡太守
滯攸除茲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
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杭稻盈疇杭音古人得
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俟
奄忽滔滔古詩奄忽若飄塵東山詩六滔滔不歸維德維績志于
斯石日遠彌高

韓世

考



新刊經 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一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一

碑銘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

碑銘

唐史有傳滑州匡城人也... 洪傳皆取碑為之碑云少誠以牛皮鞋... 材遺師古云云而史於吳元濟傳書云... 李師道魏益出寧陵雍丘間韓洪知而... 不禁其誅吳元濟也曰憲宗拜洪淮西... 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 烏重裔擊賊洪不自屯遣子公武領兵... 三千屬光顏然陰為逗撓計以危國邀... 功每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樂此蓋出於... 舊傳云尔以謂汴當兩河賊衝朝廷慮... 其有異志故授兵柄授之而令光顏重裔... 實當旗鼓乃授洪淮西諸軍行營都統

韓世

一

云云於是溫公考異辨云按洪承宣武... 積亂之後鎮定一方居強寇之間威武... 甚著若觀其始末未嘗失且節朝廷如... 掌耳然觀其節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 有疑其異志而更用為都統則光顏重... 裔受其節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 怡有何狀可尋恐毀之過其實尔抑此... 碑所謂汴之南則蔡北則鄆飛謀釣誘... 以問謀我者歟

韓姬姓以國為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

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宰相世系曰韓氏出白桓

叔成師生武子萬食采韓原至曾孫厥從封遂

為韓氏三十五世孫魏司空南鄉恭侯暨其後

徙陽夏通典曰許州為潁川郡春秋時許國七

縣漢陽夏縣也太康之韓其稱蓋以然自公始



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宰相世系云名垂為人魁偉

沉塞塞實也書曰剛而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

可不與人校校報也論語曾子曰犯而不校注

眾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

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

曰司徒玄佐唐史有傳列於藩鎮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

建中元年汴宋毫穎節度使置汴宋毫穎節度使公

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與

同係不縱為子弟華靡邀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

韓世二

二

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

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

怯勇拍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

老將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城南將以六

七歲此近也音汴軍連亂不定汴州自李希烈

士寧李萬榮董晉陸長源劉全貞元十五年劉

逸准死諡始名逸准軍中皆曰

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而為士卒所慕賴

者付之今見形旬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

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

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准為宣武

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眾果大悅

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

許求援於逸准啗之以陳歸汴陳許節度使治許州吳少誠武軍

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

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

苗薶而髮擲之幾盡薶乎刀切擲側瑟切幾居希切淮南子曰聖人之用

兵也若擲髮薶苗所然一字不捐刈子擗滅也音去者少而所利者多然一字不捐刈子淺切或

從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

門數之數計也音所年切數下同以數與於亂數色角切與音預

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

朝京師二十一有字一年莫敢有譴呶叫號于城

郭者呶尼交切號乎刀切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

嚇滑師且告假道師古淄青李納之子有州十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有以

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

安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

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遷

延旋軍本傳曰引自此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少誠以牛皮

韓文世一

三

鞵與鞋同材遺師古鞵革鞵也音胡街切師古以

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

不得以私相饋田引正之開魏博謂以魏博六州歸朝也

見田氏李師道使來告曰師道師古之弟後為劉悟所殺傳首京師

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其非族又首變

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非

言非田氏之正嫡也成德軍王承元有相與趙深四州國号趙敢告公謂其使

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

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引正以濟一無濟字

誅吳元濟也元濟少誠之子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

韓世一

以遏北寇時王承元李師道陰為淮蔡之援公請使子公武以

兵萬三千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

蔡茲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

節度使本傳云元濟平以功加侍中封許國公

理軍暴難戢因變肆亂性往有焉惟此一方朕

常憂慮今有良帥鎮而撫之政立功成宜舉賞

輔以政理自以長才大略作我藩臣本於忠力

朝憲訓兵積粟明賞信罰軍和食足禮節並行

于南晏如于茲一紀是用有大勲于國有大惠

加等之命古之王者所以賞一人而天下勸者

用此道也可不務乎是用建于上公授之真食

朝卓異記去韓引汴州公武鄜師道之誅公以

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考城縣屬曹州遂進迫曹曹寇

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

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

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七千疋

他綿紬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

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於合百餘萬匹馬七千

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之有汴承

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官無宿儲至是公

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

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老經體不治細微天子

敬之舊史六元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

餘人入覲對於便殿拜舞之際以其足疾命

使掖之宴賜加等預冊徽号大禮進絹三十五

萬疋施三萬疋銀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堅辭

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詔曰宣武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

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

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

守司徒兼中書令仍以吏部尚書張弘靖代引

鎮宣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穆公為冢宰又
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
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
於永崇里第年八十史六十五罷朝三日贈太尉
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

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呼報切薦女請昏使日月既至不可得則飛謀釣一作誘以間一作我音問謂反間也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音居莧切敦與

幸世一

六

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一有使字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之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無有軫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獠狂犬也音制又居例切

補註誌云五亂於汴銘云

汴兵五制者李芥李万榮韓維清俱文珍劉逸淮等作亂也將得其人衆乃

一渴去例切切南甘棠詩召伯所渴補註渴息也通作憇其人為誰韓姓

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

穀木名也音居候切貞元元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

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為群壩音而錄切韋昭曰河邊地也俗作

孺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

其嘖呻與其睨眴嘖笑也音呻吟也音頻伸睨寒視也音郎計切眴搖目也音

胡編切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軫鉏三年而墟

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常山幽都

魏燕二鎮也孰陪孰扶言無援也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

弟世二

七

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

廷之治疑作強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

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

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一作老蒲坂萬邦絕

等通典曰河中節度治蒲州其河東縣即漢蒲坂縣也唐虞所都有弟有子提

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與攀同生莫與榮歿

莫與令力征切刻文此碑以馮厥慶音彌

柳子厚墓誌銘

補註劉禹錫之貶播州也度以禹錫母

老請後近處乃改連州而夢得傳自武

陵言還宰相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看

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出為播州詔下裴

度諫曰禹錫母八十餘請屈法移近處乃改連州子厚傳禹錫得播州詔下宗元草奏請以柳易播裴度亦奏其事改禹錫連州憲宗實錄趙拱之唐諫議集所書與此傳一同惟趙璘因話錄云柳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親老上曰但與惡郡豈系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晉公終愛我切劉遂改連州司馬溫公考異曰當時叔文之黨一切除遠州不止禹錫豈緣看花詩得播又曰按宗元志將拜疏而未上非已上而不許劉除播州時裴未相今從實錄諫諍集按舊紀傳甚詳考異何獨取此耶劉夢得柳子厚俱以文雄及志柳墓夢得乃屬于公而不敢當公文在當時為齊輩所伏如此公在表作此誌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

韓世

八

公宰相世系柳氏出自姬姓魯孝公子夷伯展無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謚曰惠食采於柳

下遂姓柳氏楚滅魯仕楚楚并天下柳氏遷於河東其後世僧習者為後魏尚書右丞方輿公五子次子慶曾伯祖顛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

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老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

失御史權貴人死補註權貴人謂竇參也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見子厚先友

記九六十六人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游

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

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斬然見頭角高

峻良士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

咸切

校書郎藍田尉俊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

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踔躡厲行不常也音敕教敕角二切禮記云發揚

蹈厲之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

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章

執誼用事事見順宗實錄云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

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

州司馬補按舊史憲紀永正元年八月憲宗

和和十年三月移為柳州刺史元居閑益自刻苦務

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文深博無涯涘而自

韓世一

九

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常例召至京師凡言例

例召者皆譏其賈附儉人也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

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

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

相侔則歿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

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傭雇直也謂計其年

之也傭音庸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

他州此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

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

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因話錄云元和中柳柳

州書後生多師勸就

尤長草為時所寶湖湘已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歐陽集古錄云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

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一有老字親在堂吾

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

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直龍切

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

改刺連州因話錄云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

州刺史柳以劉湏侍親播州最為惡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曰禹錫有老親去去劉遂改

韓世二

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

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謂謂強笑語以相取下謂

大言也音况羽切禮記少儀云會同主謂鄭註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強其亮切握手

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

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

相識落陷窅不一引手救而一無字反擠之又下

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

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媿矣子

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貴重顧藉謂功業

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

者推挽

蘇林曰輅一木橫遮車前以人挽之一人推之言薦士亦由此也見婁欽傳

故卒厄於窮裔材不為世用

一有字而道不行於時

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一無字自持其身已能如

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解一作舉

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

出於人其文學辭章一作必不能自以力致必

一作必致一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

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

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

四十七因話錄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

韓斗二

士

定

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

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

於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

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常評其文惟深雅律以十

五年秋七月七日歸葬於萬年先人墓側子厚

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

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

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一本無下有節槩重

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

子厚於萬生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

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

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
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補註道古曹成王子公嘗為成王碑道古新史附其父傳後書其代柳公綽為鄂岳使倍道入其營公綽皇恐出貲財皆被奪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其為金吾將軍進柳必金丹於憲宗以自媚而上以此崩穆宗立誅沙午道古道古巧於官便佞傾下遊公卿間嘗與博奕為不勝厚進所償嗜利者得其權心故少盜美名此皆見於傳而志不書者祭統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墓誌銘也有褒而無貶道古以柳賁得罪五十死海上公於李干志及之

韓子一

士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王諱臯有功建中身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内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遷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隋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一作室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遷一作轉左金吾上

即位穆宗以先朝時嘗信妾人柳貴能燒水銀為

不死藥薦之貴以故起閭閻氓為刺史不効貶

循州司馬柳貴唐史作汝皇南鍾傳云必者楊

中自去能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

居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台州刺

史賜金紫諫曰固爭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未

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

哉後不敢言必驅吏民採藥山谷間鞭笞苛急

歲餘無所獲懼計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

得縛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必藥寢

躁怒不常官侍懼以弒崩縛敗與必皆誅初吏

執必必妄荅曰皆道古教其年九月三日以疾

卒于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

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九月一日葬上七字

于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生子紘

紘為進士舉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鄭公

叔裕五世孫父士佺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葑於

切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

京兆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

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

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而貴富能學問以

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

銘曰
本支於今其上一作尚有封當公弟兄未續又亡

其遷于南年及始襄一作始及雖黜不復而以喪歸海豐瀟瀟萬里于畿循州為海豐郡在嶺南去京畿萬里載其終始以哀表之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補註群正元四年進士其佐裴均於江陵也公時為江陵法曹其詩有鄭羣贈

輦即其人也至是銘其墓

公諱群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君其後也無一

上四字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

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

韓世一

西

君其季也以進士選按登科記大吏部考功所曆四年也

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

鄂岳使鄆縣屬京北府裴均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

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

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

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

復州刺史方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選人

願行者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

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

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之原無先人之墓次

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

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不為翁翁

執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

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詼調戲也

徒弔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六字無上或分

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

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對辭竟日不能設食客

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

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

韓斗一

五

召

所謂近於道者耶列子名禦寇鄭人莊子名周

向曰為其秉要執本清虛無為故也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

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

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

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嗣宗次嫁蘭

陵蕭儼子管切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

一女而二男其餘男二人女一一本人皆幼嗣

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

愈著白洞然渾樸璞絕瑕謫晉王衍目山濤

如渾金樸玉人

皆敏其寶莫甲子一終反玄宅
知名其器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補註薛戎元稹為神道碑而公為之誌以世系表考之德儒隋齊北司馬生二子寶積潤州刺史寶裔少府少監誌所謂有子二人皆貴者寶裔生續純絢絳繪絳縉絳縉純秦州都督絢好時令繪源令繪祠部郎中絳華州刺史縉全部負外郎志所謂有子九人皆有名位者同生又丹戎放劄又温州刺史丹廬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而劄士馬誌所謂子有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此也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世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

始居河東宰相世系曰薛氏出自任姓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於任十二世孫奚仲

韓母二

六

為夏車正禹封為薛侯其地魯國薛縣是也其後世有齊者字夷甫巴蜀二郡太守蜀亡降魏

拜光祿大夫徙河東沁陰世號蜀薛二子懿始懿字元伯一名奉北地太守三子恢厥興恢河

東太守號北祖周號公之四世祖嗣沁陰公諱南祖興為西祖云

德儒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平襄城有子二人皆

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

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謙

為河南令以卒西祖興字季達晉河東太守曾孫辯字元伯後魏雍州刺史封

沁陰武侯武侯生謹字法慎有五子曰洪祚曰洪隆曰翊曰昂曰績善號五房薛氏昂字破氏

後魏河東太守四世孫德儒隋濟北司馬河南二子寶積寶胤寶胤有九子云云見前註

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平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

書尚書娶吳郡陸景黻女有子五人皆有名

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為中子同生五子曰以丹戎放朝見上

註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

間不以事自累為貴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

察使一有日字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

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

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睦一作桂州以故

一作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

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

冕在冕府累遷一有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

韓三十一

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

異於已懷之未發也遇馬惣以鄭滑府佐忤中

貴人貶為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惣附上意為事

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

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屠

寺而致惣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

俱釋之冕死後使至補美也奏公自副一無

字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代冕使福建奏公副團練事及使浙東公

亦隨副之見元稹所作神道碑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

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

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元和十二年正

月二十二日一作某年某月日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

浙東觀察使會稽唐太守題名記云元和十二年正月戎自常州刺史授長慶元年

年九月隨表朝觀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

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

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祿以周親舊之急有

餘頒施之內外親無踈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

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病卒春秋七

十五奏至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

弔祭之士大夫一作士人多相弔者以其明一作年十

弟世一

六

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

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

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

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

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

學士尚書刑部一作吏部侍郎放屬余以銘其文曰

放字達夫事穆宗終江西觀察使唐史有傳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皆有顯聞公之

初志不累以事備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

中以自貴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

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多世

一五

